

韩汉语言接触2,200年*

严翼相**

目 录

- 一、序言
- 二、汉字的传入时期
- 三、汉字的传入路径
- 四、和汉语上古音的接触
- 五、和汉语中古音的接触
- 六、和汉语近代音的接触
- 七、和现代汉语的接触
- 八、结论

一、序言

本文试图考察如何研究韩中两国在过去数千年间漫长的语言接触史。韩中两国是地理上的近邻，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必然存在着活跃的交流。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和文化广泛接触。假设古代韩国和中国使用同一语系的语言，那么韩国很容易会被中国所同化，但是由于韩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尽管韩国处在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之下，也依然保持了固有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古代韩国人在1443年拥有自己的文字以前一直借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其后一直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也仍然主要使用汉字。汉字的使用带动了汉字词的使用。来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fund of HYU (HYU-2010-T)。
本文的不同草稿曾经在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召开的第九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11.7-10)和汉阳大学东亚文化网络事业团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3.13-14)上宣读过。

** 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 eom@hanyang.ac.kr

自于中国的汉字词在经过了长久的岁月之后，不仅填补了韩语词汇体系里的空白，而且甚至淘汰了原有的固有词，起到了新的共同语的作用。超过70%的现代韩语词汇是汉字词。因此虽然韩汉语言间的大量词汇接触是单向的，但是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虽然如此，不仅一般老百姓，就连很多专家都认为语音的接触相对来说不会频繁出现。例如，朴炳采(1989:179-180)认为韩国汉字音自从借入以后就不再受到汉语自身变化的影响。语音变化确实比词汇变化更加缓慢，因此中国中古汉语时期形成的韩国汉字音保存了大量汉语中古音的特征。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韩国汉字音形成以后两种语言间完全不存在语音接触。李敦柱(1995:271)也认为韩国汉字音形成之后便和中国的发音无关，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¹⁾。但是笔者关于汉字音的研究和李敦柱等学者现有的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把汉字音看成是韩语里留下的汉语的化石，而是目前仍然存活的、变化中的语言成分。虽然韩国汉字音必定是根据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汉语发音而形成的，但汉字音形成以后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化石。汉语发音会变化，韩语发音也会有变化，因此韩语里的汉字音不可能脱离这种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韩国汉字音在中古音时期形成以后，不仅反映了韩语的变化，而且也比较敏锐地反映了汉语的变化。

因此，本论文将会论证汉代以来韩汉语音层面上一直存在着不断的语言接触。也就是说，从上古至汉末期间的上古音开始，经隋唐的中古音到宋元的近代音为止，汉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韩国汉字音也一直受到汉语自身变化的影响。但是到了现代，两个语言间的语音接触方面还找不到明显的例证，因此本文将对于词汇间的接触简单地予以介绍。本文将分成以下6个部分。

- (1) a. 汉字的传入时期
- b. 汉字的传入路径

1) 但是他在同一本书的278页提到，从很早时期开始到近代以来各个时代传入的汉字音都存在于现代韩国汉字音体系当中，可见其解释自我矛盾。

- c. 和中国上古音的接触
- d. 和中国中古音的接触
- e. 和中国近代音的接触
- f. 和现代汉语的接触

二、汉字的传入时期

韩国的历史语言学家们推定，汉字大概最晚通过公元前1世纪的汉四郡(108BC-372AD)传入古代韩国。汉四郡持续了将近约500年，因此当时汉族和韩民族的一部分阶层之间不可能不进行语言交流。显然当时应该会有大量的语言接触。但是笔者认为韩汉语之间的大规模语言接触事实上在汉四郡以前就已经发生。这和卫满朝鲜有关。古朝鲜在公元前194年被中国燕人卫满所控制，那段时期的朝鲜被称为卫满朝鲜。当时韩汉语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因此笔者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汉字就已经传到了古代韩国。

把韩国汉字音和汉语发音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准确地判断汉字音的传入时期。如果要判断现代韩国汉字音的形成时期，把汉字音同中国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现代音进行比较就可以做到，但是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大大略地推测，无法准确地推定是公元前2世纪还是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1-2世纪都属于上古音后期，根据现在的中国历史音韵学资料，还无法分辨出那么细微的时期差异。

另外为了获得真正准确的信息我们还应该考虑各种变量。因为韩国汉字音的形成时期和传入时期并不一致。汉字假如是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的话，那么当然属于上古音时期。但是如果把现代韩国汉字音和汉语的古音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同上古音相比现代韩国汉字音更接近于中古音。这是因为古代汉字音以新罗统一三国为契机，变成了中古汉字音。现代韩国汉字音以中古汉字音为基础，而韩国的中古汉字音正是以汉语中古音为基础。

韩国汉字音和汉语中古音最接近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推定韩国汉字音大概是唐朝时的发音。但是找到十分准确的时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需要关于汉语细微变化的准确知识。假如可以比较准确地知道汉语或者韩语每一百年的历史面貌，历史语言学家们就可以轻松地测定出相应的时期。但是现实并不站在语言学家一边。汉语中古音广义来看包括从3世纪开始到10世纪为止大约700余年的时间。即便不是百年而是我们能活的数十年间，语言就可能有所变化，700年间语言又怎么可能没有变化呢？

因此对于汉字音和中古音哪个时期最为接近实际上一直讨论持续至今。有的学者提出是10世纪，有的认为是7世纪。笔者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回答。主要因为两点。一，虽然汉语语音在各个时代的变化同韩语语音相比，相对来说相关信息更加充分，但是如果以百年作为单位来描述汉语语音的话，也决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即便想着手展开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恐怕很难得到很多人的同意。另一个理由是韩国汉字音的多样性。尽管同日本汉字音相比，韩国汉字音的一字一音原则比较彻底地固守至今，但笔者认为韩国汉字音也部分地保留了不同时期的汉语发音特征。即便如此准确地判断韩国汉字音的代表层(stratum, layer)和哪个时期的汉语最为接近依旧是非常吸引人的研究课题。²⁾ 幸运的是，证明汉字在汉语上古音时期传入韩国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下面将对此详细地加以论述。

三、汉字的传入路径

如果要考察韩国汉字音的传入路径，即从中国的哪个地区传入的，可以将汉字音和中国方言音进行横向比较。但是这需要以中国方言音和韩国汉字音形成以来绝对没有变化作为前提。但是语言是会变化的。就像严翼相(2008b 第7、11、12章)的专著和严翼相(1994, 1998, 2000)的一系列关于汉字音的论

2) 最近对于这个主题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的学者是申雅莎(2006)。

文里面提到的一样，汉字音也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变化而来，而且以后也会继续变化下去。所有的语言和方言都会变化，而且各自变化速度不同，因此拿汉字音和中国方言音进行比较以此来推定汉字音的传入路径恐怕是一厢情愿。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汉字音和中国方言音的比较到目前为止好像并没有真正切实地开展。笔者从博士学位论文(Eom 1991a)开始尝试这一研究，同年写成短篇论文(Eom 1991b)并做了口头报告，但没有正式发表。那篇论文里认为百济的汉字音和闽南方言的发音最为接近的主张也许是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表示百济汉字音是从闽南地区传来的。因为那篇论文认为古代吴方言的痕迹在现代吴方言并没有保留，而是留存于闽南方言中。这是从丁邦新(Ting 1988)考察古代吴方言和现代闽方言的关系的论文中得到启发而提出的解释。那么对于汉字音来说，闽南方言能够说明的关于两个方言的传来路径和分化过程以及形成阶段的信息非常有限。相反只能确定两个方言的发达阶段互相类似这一事实。由此看来对汉字音和中国方言进行横向比较需要非常谨慎。

对于现代汉字音和哪个方言最为接近事实上也存在各种意见。目前研究的结论大概是和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南部地区的方言最类似。但是从地理的便利性和韩中交流史的观点来看，古代韩国人并没有理由要跳过中国的北方或中原地区而从南部地区接受汉语。更大的问题是到底和中国南方的哪个方言最为接近。这一事实说明通过汉字音和汉语方音的单纯比较可以得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笔者在严翼相(2005, 2008b 第13章)利用郑锦全的计量测定方法，得出和韩国汉字音最接近的中国方言是梅县即客家方言。另外严翼相(2007, 2008b 第14章)指出虽然和韩国汉字词里的名词最接近的中国方言是长沙方言，但是第二接近的却是北京和太原方言，而其次顺序为济南、南昌、合肥、西安、武汉、成都、和双峰方言词。因此，总的来说，韩汉词和官话方言词最为类似。韩汉音和中国的南方方言最接近，而韩汉词和北方的官话最接近。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不是！这意味着和韩国的汉字音和汉字词最接近的中国方言并不相同，这是因为语音变化比词汇变化要更加保守。

如果把纵向比较叫做历时研究的话，那么横向的研究就是共时研究，不管

比较研究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比较两个语言或方言，判断其相似程度的时候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传统的方法是首先设定汉语里发生的主要音韵变化规则，然后看看在调查对象方言里面是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并统计相同变化的数量。但是这种相同特征测定法会因为不同研究者对于规则的不同设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其妥当性并不太高。这个问题在严翼相(2005, 2008b 第13章)里已经具体予以讨论。这些论文将揭示这类方法论上的缺点，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明确地阐明汉字是经过什么路径传入古代韩国并不容易。从和汉语中古音最接近的角度来看，汉字有可能从中国中古的共同语而来，但是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方言为准仍不明了。现在来看，『切韵』反映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假想的共同语的说法最为妥当。因此汉字的传入路径只能根据历史事实来判断。位于朝鲜半岛北边的高句丽可能接受了中国的北方音，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及西南部的百济和高句丽是竞争关系，从而推测可能借用了中国东南部的发音。而位于半岛东南部的新罗看上去主要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北方音。当然这和关于汉字的传入路径的一般见解没有差别。

百济在向日本传播汉字音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因此可以推测百济拥有比日本的古代汉字音同期或更早时期的音韵体系。但是高本汉(Karlgren 1926)却根据日本最古老的汉字音——吴音保留了浊声声母即保存了比韩国汉字音更早的汉语音，误认为汉字从中国最先传入日本，然后再传入朝鲜半岛。笔者在Eom (1990, 1995)指出了被称为“现代汉语语言学之父”的高本汉的这个假说的问题。可见根据现在的音韵体系，很容易对汉字的传来时期和路径做出错误的判断。

四、和汉语上古音的接触

笔者关于百济汉字音的研究(Eom 1990, 严 2008b 第六章)是从探讨古代

东亚的汉字传播时期和路径开始的。从百济汉字音当中发掘汉语上古音痕迹的真正意义上的尝试反映在了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Eom 1991a)当中。笔者(Eom 1991a, 严 2003, 2008b 第四章)发现百济汉字音把中国中古时代已经塞擦音化的章系和知系的汉字全部发成了塞音t这类声母,从而和端系字合在一起。章系和知系的汉字和端系字没有区别的现象在汉语传统音韵学上称为“古无舌上音说、知端不分”,即舌上音和舌头音没有区别,这被认为是汉语上古音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据此事实,笔者下结论认为百济汉字音是在中国上古音时期传入的。根据『三国史记』可以知道下面的百济地名可以标记成两种方式。那么可以推断同一地域的各种地名应该发音完全相同或比较相似。

- (2) a. 真岷=贞岷 (真=章 贞=端/知)
 b. 屈旨=屈直 (旨=章 直=定/澄)

此外,也有被认为是纯粹韩语的单词里保留了汉语音的境况。很久以前就有学者提出“param(风)”和“karam, kang(江)”这些词可能是从中国上古音传入的(尚玉河 1981, 崔玲爱 1990)。“param”和“karam”之所以可能是上古音是因为有学者提出这些汉字的上古音曾带有复辅音声母。

- | (3) 上古音 | | 韩语词 |
|---------|------------------------|-------------|
| a. 风 | *pljəm (李) *plums (郑张) | param |
| b. 江 | *kruŋ(李方桂) | karam > kaŋ |
| c. 街 | *krig (李方桂) | kəri |

吴永均(2005, 2007)、吴世峻(2008)等学者根据李方桂、郑张尚方等主张上古音体系里存在复辅音的研究,推断出大量的纯粹韩语词汇是来自于汉语上古音。从吴世峻(2008)引用的例如如下所示。

(4) 上古音			韩语词
a. 卦	*kwrigs	kalda	
b. 蛙	*?wrig		(kæ)guri/(mæ)guri
c. 画	*gwreegs	kurida	
d. 器	*khrwds		kurus

笔者一直对于发掘韩语和韩国汉字音里面存在的汉语上古音的痕迹的研究很感兴趣。这个研究课题在笔者的其他论文(严 1994, 1997, 1998, 2008a, Eom 1995, 1999, 2001, 2007)里也具体地阐述过。例如, 严翼相(2008a)指出‘nat’和‘nal’ (日)的词源不是蒙古语naran, 而是借用自中国上古音。此外, Eom(2007)认为‘nə’(爾)和‘na’(吾)这类词是汉语上古音的遗留。另外严 (1997)和Eom(2001)认为把‘茶’字发为[ta]和把‘金’字发为[kɪm]都是上古音遗留的表现。另外表示汉字词‘叶’的意思的韩语固有词‘ip’也是中国上古或古音的遗留。这些例子是反映汉字在汉语上古音时期就已经传入古代韩国这一事实的宝贵资料。

(5) 来自上古汉语的韩语词

	上古音	韩汉音	韩语词
a. 日	*ɲiet	il	nat/nal
b. 尔	*ɲiei	i	nə
c. 吾	*ŋa	o	na
d. 茶	*deɑ	ta/tʂ ^h a	-
e. 金	*kiəm/*k(r)jɪm	kɪm/kim	-
f. 叶	*Yiap > jiep	jəp	ip

五、和汉语中古音的接触

韩语和汉语最活跃地进行接触的时期是中古音时期。中古音是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末五代约700余年间的汉语。韩语和汉语的频繁接触既是新罗和唐朝的联军帮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结果，另外也和新罗的僧侣和贵族大量去唐朝留学有关。基于后期上古汉语音首次进入韩语的韩国汉字音经过了隋唐两朝，基本上全部更新成了汉语中古音。其结果是上古音的痕迹就只剩下了一鳞半爪，而在韩国汉字音里面寻找汉语中古音的痕迹却一点也不难。很多汉字在韩国汉字音里读作『切韵』系列韵书里记录的反切音。『广韵』里面的多音字在韩国汉字音里面也是多音字。下面列举的汉字在中古时期分别读作入声和舒声，这种分别在韩国汉字音里面仍然保留着(Eom 1999, 严翼相 2008b: 279-283)。塞

- (6) 上古音 > 中古音 > 韩汉音 上古音 > 中古音 > 韩汉音
- | | | | | | | | | | | | |
|------|--------|---|-------|---|-----|--|--------|---|-------|---|-----|
| a. 帅 | *Siwəi | > | Swi | > | su | | *Siwət | > | Siwet | > | sol |
| b. 说 | *ciwet | > | ciwei | > | se | | *ciwat | > | ciwet | > | səl |
| c. 复 | *biuk | > | biuk | > | pok | | *biu | > | biəu | > | pu |
| d. 易 | *Yie | > | jie | > | i | | *Yiek | > | jiek | > | jek |
| e. 识 | *tiə | > | tciə | > | tci | | *ciək | > | ciək | > | cik |
| f. 塞 | *sə | > | sai | > | se | | *sək | > | sək | > | sek |

上列的多音字从上古时期开始已经有开音节和闭音节的区分。因此韩汉音里入声韵尾的保留也可以解释为上古音的痕迹。但是(6b)的‘说’字上古时期并不是多音字，到了中古时期才开始有开闭音节的区分。因此它很明显地表现中古音的痕迹。韩汉音主要反映中国中古音，因此不再提出反映中古音的例子。

六、和汉语近代音的接觸

所谓近代音大概是指从宋代开始到清末结束约900余年间的汉语语音。中国的共同语在元代前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形成的音韵体系被称为近代音。在中古音时期已经形成的韩国汉字音在中国的共同语的发音改成近代音之后，马上就受到了近代音的一些影响。例如中古汉语平声浊声母到了近代音时期变成了清送气音。

(7) C [+voiced, -aspirated] > C [-voiced, +aspirated] / _____ Tl

韩国汉字音里下列汉字声母的送气成分就是在近代汉语时期形成的 (Eom 1999, 严翼相 2008b:305-310)。

(8)	上古音	中古音	近代音	现代音	韩汉音	
a.	婆	*buaɪ	> bua	> p ^h uo	> p ^h o	pa/p ^h a
b.	皮	*biai	> bie	> p ^h ui	> p ^h i	pi/p ^h i
c.	便	*bian	> bien	> p ^h ien	> p ^h ien	pjən/p ^h jən
d.	糖	*daŋ	> daŋ	> t ^h aŋ	> t ^h aŋ	taŋ/t ^h aŋ

下列汉字词提供上列汉字在韩国汉字词里实际的读音。

(9) a.	婆婆	saba	老婆	no ^h a
b.	鹿皮	nokpi	毛皮	mo ^h i
c.	大便	tɛbjən	方便	paŋp ^h ən
d.	糖分	taŋbun	砂糖	sa ^h aŋ

七、和现代汉语的接触

现代汉语是指20世纪以后的这一百零几年间的汉语。20世纪前半期韩国和中国政治上都很动荡不安，20世纪后半期两国曾长期断绝外交关系。即便考虑到语音变化的保守性，100年期间或多或少还是会出现语音变化。过去的100年间，韩语里元音的长短区别消失，前舌中低音发音部位稍微上升，和前舌中高元音最终合流。

- (10) a. V: [+long] → V [-long] / anywhere
 b. ε → e / anywhere

现代汉语在20世纪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并且现在也正在改变。‘崖’字原来的发音iai这样的音节完全消失，卷舌音即舌尖后音的摩擦成分也渐渐弱化。另外yuan的低元音a上升为前舌中低音，ao, ong的元音从高元音变成了中元音，ou的韵腹也变成了圆唇音。

- (11) a. iai → ia /anywhere 崖
 b. a → ε / y ____ n 原
 c. u → o / {a ____ +, ____ ŋ} 老, 龙
 d. schwa → o / ____ u 狗

但是由于这种变化并不具有辨义的功能，所以还没有对韩语产生什么影响。1992年韩中建交以后，韩国和中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同时语言接触也更加活跃。其结果是一部分汉语单词作为外来词传入韩语。以下是从严翼相(2008b:312-315)和梁世旭(2008:33)中引用的部分例子。

- (12) a. 深圳 simtS^hən 榨菜 tSasai

香港	hoŋk ^h oŋ	哈尔滨	haəlbin
乌龙茶	uroŋtS ^h a	(以上 严 2008b:312-315)	
八零后	paŋliphou	九零后	tSiuliphou
武术	uSju	(以上 梁 2008:33)	
b. 小皇帝	sohwajdZe	东北工程	toŋbuk koŋdZəŋ
一国两制	ilguk jaŋdZe	经济特区	kjəŋdZe t ^h lkku
变脸	pjəŋgəm	恐韩症	koŋhandZlŋ
韩流	hallju	春节	tS ^h undZəl
(以上 梁 2008:33)			

(12a)是受到现代汉语词汇和语音影响的例子。(12b)的例子只受到词汇的影响,其读音是韩国汉字音。

八、结论

本论文反映了汉字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首次传入古代韩国以来,2200余年间一直不断地和汉语接触。其间汉语语音经过了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一直发展到现代音。韩国汉字音不可能脱离汉语的这种变化而自由发展。笔者并不同朴炳采和李敦柱等学者一样把汉字音看成静态的死语,而是看成活着的、变动中的语言体系。其结果是可以观察到以超越一般人想象的程度富于变化的韩国汉字音的历时音变和共时音变。韩国汉字音此时此刻就和世上所有其他的语言一样正处在变化之中。

语言的接触并不只是单向的。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1976)很早就对阿尔泰语对于汉语产生的影响很感兴趣。笔者(2005a:333-335)认为‘朴’这个字反映了韩语对于汉语的影响。大部分的韩国姓氏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在中国使用,但是朴姓只在韩国使用。‘朴’的韩语发音虽然是[pak],但是汉语发音是

[p^hiao] 或者 [p^hu]。‘朴’字作为普通单词用的时候在大陆和台湾都读作后者。但是作为姓的时候在大陆时读作前者，在台湾却读作后者。笔者试图从语言接触中寻找原因。笔者的解释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人们和朝鲜族的接触，‘朴’姓便读成了和韩国汉字音相近的piao，相反，在台湾由于没有像朝鲜族自治区那样大规模的聚居区，因此仍和普通名词一样，读作pu。

对于笔者的这种解释，有不少的语言学者表示同意。但是也有学者(黄正德)认为，以前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之前，台湾人讨论过把他的姓是读作piao，还是读作pu，经过商议之后，认为piao的发音和‘嫖娼’的‘嫖’发音相同，因此决定将他的姓读作pu。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访问的60年代以前在台湾就已经有pu和piao两种读音。对于piao这个音会不会联想到‘嫖’字，大部分的大陆人回答说‘不’。台湾人的那种反应恐怕是有点过于敏感。台湾因为什么缘由将‘朴’字读成pu还有待考察，但是大陆把‘朴’字读成piao是语言接触的有力证明。

此外，韩语对于汉语的影响还有其他的表现。例如最近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幅增加使得下面的韩国式的汉字词开始出现在留学生的汉语里。韩国式的汉字词逐渐渗透到来韩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汉语当中。可以预见这类词汇以后还会增多。

(13) 留学生汉语	中国国内汉语	留学生汉语	中国国内汉语
经营学	管理学	大学院	研究生院
案内	指南/问讯	写真	照片
特讲	专题演讲	前辈	学长
后辈	学弟/学妹	化妆室	洗手间
观光	旅游	料理	菜
韩式	韩餐		

上面的词语中，像‘写真、化妆室、观光、料理’等词语已经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使用开来，用作相同或相似的意思。这些词在日语里也被使用，所以会有

可能认为是受到了日语的影响。要不然也许台湾和香港先接受日本汉字词以后传播到中国大陆。但是在韩中交流激增的过去10多年间这些词突然快速传播开来，所以将这些词看成是韩语的影响可能更加妥当。这类研究在笔者(严2008b)里有所涉及，以后将会加以更大的关注以找出更多的例子。最近韩中两国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大。目前在贸易、旅游、留学等方面韩中两国之间人民的交流非常频繁。语言接触的机会也跟着这种趋向越来越多。因此将来韩汉语言接触的表现比现在肯定会愈加明显。

参考文献

- 崔玲爱. 1990. 「从中国古代音韵学的角度看韩语的语源问题」『东方学志』 67 : 309-340.
- 李敦柱. 1995. 『汉字音韵学的理解』 首尔：塔出版社.
- 梁世旭. 2008. 「韩中建交以后汉语借词的传入情况」『第三届中国地域文化与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 32-36。
- 朴炳采. 1989. 『国语发达史』 首尔：世英社.
- 尚玉河. 1981. 「风曰孛纛和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语言学论丛』 8 : 67-84.
- 申雅沙. 2006. 『韩汉音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 吴世峻. 2008. 「韩语固有词和中国上古音的比较研究」 第六次韩国汉字音研究会, 11/1.
- 严翼相. 1994. 「韩国古代汉字上古音说」『文镜』 6 : 237-259.
- 严翼相. 1997. 「韩国古代汉字为中国上古音说」『语言研究』 32 : 139-147..
- 严翼相. 1998. 「多音字分析」『中国语文学论集』 10 : 381-425.
- 严翼相. 2000. 「韩汉音腭化的词汇扩散」『中国学报』 41 : 197-231.
- 严翼相. 2003. 「从中国音韵学的角度看百济汉字音声母系统」『百济论丛』 7 : 165-219.
- 严翼相. 2005. 「韩国汉字音和中国方言的语音类似度」『语言暨语言学』(台湾中央研究院) 6.3;483-498.
- 严翼相. 2007. 「探索与韩汉语名词最接近的中国方言」『中国语文学论集』 43 : 143-167.
- 严翼相. 2008a. 「Nalil同源说」『韩汉语言研究』远藤光晓、严翼相主编 首尔：学古房.
- 严翼相. 2008b. 『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看韩国汉字音』 首尔：韩国文化社, 2008b.
- Eom, Ik-sang. 1990. "Problems in Karlgren's Hypothesis on Sino-Korean."

Language Research, 26.2:327-342.

- Eom, Ik-sang. 1991a. "A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Chinese and Sino-Paekche Korean." Indian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Eom, Ik-sang. 1991b. "The Min Dialects as the Source of Sino-Paekche Korea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0-237.
- Eom, Ik-sang. 1995. "Some Old Chinese Initials in Sino-Korean and Sino-Japanese." 『语言研究』, 29:69-84.
- Eom, Ik-sang. 1999. "Different Layers of Borrowing: Sino-Korean Characters with Multiple Reading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2:27-44.
- Eom, Ik-sang. 2001. "Pre-Qieyun Phenomena in Old Sino-Kore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9.1:84-101.
- Eom, Ik-sang. 2007. "Several Chinese Words Excavated from Indigenous Korean Lexicon." The 15th IACL Conference, New York, May 25-27.
- Hashimoto, Mantaro. 1976. "Language Diffu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CAAAL*, 3:49-66.
- Karlgren, Bernhard.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Goteborg: Oslo Institute for sammernlignende kulturforkning.
- Oh, Young-Kyun. 2005. "Old Chinese and Old Sino-Korea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dissertation.
- Oh, Young-Kyun. 2007. "Revising Old Chinese ge Rhyme Group: Some Insights from Old Sino-Korean." The 15th IACL Conference, New York, May 25-27.
- Ting Pang-hsin. 1988. "A Min Stratum in the Wu Dialect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nty-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 October 7-9.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for 2, 000 Years

Eom Ik-sang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eom@hanyang.ac.kr)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topics:

- a. The transmission tim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old Korea
- b. The transmission rout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old Korea
- c. Language contacts between Korean and Old Chinese, Middle Chinese, Old Mandarin and Modern Mandarin

It claims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irst transmitted to old Koreans at latest by the second century B.C. during the Weiman Choson period. This is a century earli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view, which considers the first century B.C. as the time of transmission because of the four commanderies that were founded by the Han dynasty during that time. Concerning the routes of transmission,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conventional view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Koguryo borrowe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northern China, while Paekche did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Silla accepte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Koguryo. This article presents some examples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Korean and Old Chinese in (2)-(5), Korean and Middle Chinese in (6), Korean and Old Mandarin in (8)-(9), and Korean and Modern Mandarin in (13). Based upon these example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Sino-Korean and/or Korean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ese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 This view is different from that from some Korean linguists who claim that Sino-Korean has been somewhat fossilized since their pronun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sometime in the past. It is true that Sino-Korean has experienced less change than the native Korean. However, it does not sound plausible to claim that Sino-Korean is a dead component that was fossilized in the Korean language.

Key Words : Sino-Korean, transmission time, transmission route, Old Chinese, Middle Chinese, Old Mandarin, Modern Mandarin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